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八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朱子語類卷八十八

禮五

大戴禮

大戴禮無頭其篇目闕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義剛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廣

大戴禮賀孫録云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絶不可曉者賀孫録云有煞著題處有全不著題處想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爾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説得親切賀孫録云須要做象本色然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似箇船銘賀孫録云因舉問數銘可疑曰便是如盥盤銘似可做船銘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廣○賀孫録少異

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著題之語古人文字只是有箇意思便說不似今人區區就一物上說

安卿問大戴保傅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為之亦有孝昭冠辭義剛

明堂篇說其制度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龜文也此又九數為洛書之一驗也賀孫錄云他那時已自把九疇作洛書看了○廣

朱子語類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八十九

禮六

冠昏喪

總論

冠禮昏禮不知起於何時如禮記疏説得恁地不知如何未暇辨得義剛

問冠昏喪祭何書可用曰只温公書儀略可行亦不備

又曰只是儀禮問伊川亦有書曰只有些子節

敬夫嘗定諸禮可行者淳録云在廣西刋三家禮乃除冠禮不載問

之云難行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淳録云只一家事

如昏禮須兩家皆好禮淳録云礙兩家如五兩之儀須兩家是一樣人始得方

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

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

賀孫○淳録少異

問喪祭之禮今之士固難行而冠昏自行可乎曰亦自

可行其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温公後一截依伊川昏禮事屬兩家恐未必信禮恐或難行若冠禮是自家屋裏事却易行向見南軒説冠禮難行某云是自家屋裏事關了門將巾冠與子弟戴有甚難又云昏禮廟見舅姑之亡者而不及祖盖古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廟今只共廟如何只見禰而不見祖此當以義起亦見祖可也問必待三月如何曰今若既歸來直待三月又似太久古人

直是至此方見可以為婦及不可為婦此後方反馬
馬是婦初歸時所乘車至此方送還母家賀孫
問冠昏喪祭禮曰今日行之正要簡簡則人易從如温
公書儀人已以為難行其殽饌十五味亦難辦舜功
云隨家豐儉曰然問唐人立廟不知當用何器曰本
朝只文潞公立廟不知用何器曰與叔亦曽立廟用
古器然其祭以古玄服乃作大袖皁衫亦怪不如著
公服今五禮新儀亦簡唐人祭禮極詳可學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時舉

冠

因言冠禮或曰邾隱公將冠使孟懿子問於孔子孔子對他一段好曰似這樣事孔子肚裏甚多但今所載於方冊上者亦無幾爾廣

昏

天子諸侯不再娶亡了后妃只是以一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魯齊破了此法再娶大夫娶三士二却得再娶 揚

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 揚

親迎之禮從伊川之説為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 祖閟

問程氏昏儀與温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為主曰迎婦以前温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温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徧見妻之黨則不是温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大槩只此兩條以此為凖去仔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

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温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温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淳

或問古者婦三月廟見而温公禮用次日今有當日即廟見者如何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行夫婦

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罪於舅姑方得奉祭祀義剛

問婦當日廟見非禮否曰固然溫公如此他是取左氏先配後祖之說不知左氏之語何足憑豈可取不足憑之左氏而棄可信之儀禮乎卓

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不先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也

是古禮如此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婿迎婦既至即揖入内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亦當行親迎之禮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

處設一處却就彼往迎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婿即就彼迎歸自成禮賀孫

叔器問昏禮温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為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為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為禮昏禮婦先二拜夫荅一拜婦又二拜夫又荅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淳

問今有士人對俗人結姻欲行昏禮而彼俗人不從却如何先生微笑顧義剛久之乃曰這也是費力只得

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古禮也省徑人也何苦不行直卿曰若古禮有甚難行者也不必拘如三周御輪不成是硬要扛定轎子旋三匝先生亦笑而應義剛曰如俗禮若不大段害理者些小不必盡去也得曰是久之云古人也有不可曉古人於男女之際甚嚴却如何地親迎乃用男子御車但只令畧偏些子不知怎生地直卿舉今人結髮之說為笑先生曰若娶用結髮則結髮從軍皆先用結了頭髮後方與番人

厮殺耶義剛

堯卿問姑舅之子為昏曰據律中不許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公曰公私皆已通行此句最是把嵓去聲這事又如魯初間與宋世為昏後又與齊世為昏其間皆有姑舅之子者從古已然只怕未不是義剛

喪

問喪禮制度節目曰恐怕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

時事尚可未殯以前如何得一一恁地仔細只如含飯一節教人從那裏轉那裏安頓一一各有定所須是有人相方得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是厭周文之煩了其怕聖人出來也只隨今風俗立一箇限制須從寛簡而今考得禮仔細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隨俗不礙理底行去胡泳

因論喪服曰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相稱閎祖云雖是如此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

有古制不猶愈於俱亡乎直卿亦以為然先生曰禮時為大某嘗謂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又是逐時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複使之簡易然後可又云一人自在下面做不濟事須是朝廷理會一齊與整頓過又云康節說某今人須著今時衣服忒煞不理會也閎祖○以下喪服

問子升向見考祔禮煞仔細不知其他禮數都考得如此否曰未能及其他曰今古不同如殯禮今已自不

可行子升因問喪禮如温公儀令人平時既不用古服却獨於喪禮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向來斟酌只以今服加衰絰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喪服尚存古制後世有願治君臣或可因此舉而行之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

木之

問喪服今人亦有欲用古制者時舉以為吉服既用今制而獨喪服用古制恐徒駭俗不知當如何曰駭俗

猶些〻小事但恐考之未必是耳若果考得是用之亦無害時舉

喪禮衣服之類逐時換去如葬後換葛衫小祥後換紬布之類○揚

問喪服之制曰衣帶下尺鄭注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㢆西仲云以布半幅其長隨衣之圍横綴於衣下而謂之要

問喪服如至尊之喪小官及士庶等服於古皆差儀禮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

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以是觀之自古無通天下為天子三年之制前輩恐未之考曰今士庶人既無本國之君服又無至尊服則是無君亦不可不示其變如今涼衫亦不害此亦只存得些影子問士庶亦不可久庶人為國君亦止齊衰三月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亦止小功緦衰或問有官人嫁娶在祔廟後曰只不可帶

花用樂少示其變又曰至尊之服要好初來三日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却用今所制服四脚幞頭等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下是一等服士人又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也好器之問壽皇行三年之喪是誰建議曰自是要行這是甚次第可惜無好宰相將順成此一大事若能因舉行盛典及於天下一整數千百年之陋垂數千百年之成憲是甚次第時相自用紫衫皂帶入臨用白衫待退

歸便不著其前日在上前説及三年之喪亦自感動次日即付出與禮官集議意甚好不知後來如何忽又住了却對宰相説也似咤異不知壽皇既已行了又有甚咤異只是亦無人助成此事因檢儀禮注疏説嫡孫承重甚詳君之喪服士庶亦可聚哭但不可設位某在潭州時亦多有民衆欲入衙來哭其初不知外面被門子止約了待兩三日方知遂出榜告示亦有來哭者賀孫〇以下君喪

因說天子之喪自太子宰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盡三月服謂凶服訃所至不問地之遠近但盡於三月而止天子初死近地先聞則盡三月遠地或後聞之亦止於三月之內也又云古者次第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為天子三年之喪而列國之卿大夫又各為其君三年之服蓋止是自服其君如諸侯之大夫為本國諸侯服三年之喪則不復為天子服百姓則畿內之民自為天子服本國之君服三年之

喪也故禮曰百姓為天子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喪為此也又云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皆自得通章奏於君者凡此者皆杖以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無太常卿則少卿代之杖也只不知王畿之內公卿之有采地者其民當何如服當檢看卓

徽廟訃至胡明仲知嚴州衆議欲以日易月張晉彥為

司理為明仲言前世以日易月皆是有遺詔今太上在遜無遺詔豈可行胡曰然則如之何曰盍請之於朝胡如其說不報可學

高宗登遐壽皇麻衣不離身而臣子晏然朝服如常只於朝見時畧換皂帶以為服至尊之服冠有數樣衣有數樣所以當時如此者乃是甚麼時便著甚麼樣冠服昨聞朝廷無所折衷將許多衣服一齊重疊著了古禮恐難行如今來却自有古人做未到處如古

者以皮束棺如何會彌縫又設熬黍稷於棺旁以惑蚍蜉可見少智然三日便殯了又見得防慮之深遠今棺以用漆為固要拘三日便殯亦難喪最要不失大本如不用浮屠送葬不用樂這也須除却所謂古禮難行者非是道不當行只怕少間止了得要合那邊要合這邊到這裏一重大利害處却没理會却便成易了古人已自有箇活法如身執事者面垢而已之類賀孫

器遠問安常習故是如何曰且如親生父母子合當安之到得立為伯叔後疑於伯叔父有不安者這也是理合當如此然而自古却有大宗無子則小宗之子為之後這道理又却重只得安於伯叔父母而不可安於所生父母喪服則為為後父母服三年所生父母只齊衰不杖期賀孫○以下服制

問天下事易至於安常習故如何曰且如今人為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為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

自是不安然聖人有箇存亡繼絶底道理又不容不安且如濮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爲是今則濮安懿王下却有主祀朝廷却未嘗正其號卓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揚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闕

庶子之長子死亦服三年揚

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今長幼服都無考妻服期子以父在服亦期故哭祭之類同今律則不然故其

禮皆齟齬　揚

顯道問服制曰唐時添那服制添得也有差異處且如親叔伯是期堂叔須是大功乃便降為小功不知是怎生地　義剛

服議漢儒自為一家之學以儀禮喪服篇為宗禮記中小記大傳則皆申其說者詳密之至如理絲櫛髪可試考之畫作圖子更參以通典及今律令當有以見古人之意不苟然也　瀕

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胡泳○以下居喪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慼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别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為之

聖人也只得如此説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説教他自感悟（僩録）

問居喪以來惟看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元自荒迷更專一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枯燥今欲讀語孟不知如何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簨簴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問有王事用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淳○義剛同

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者揚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主之卒哭即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揚

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今法如此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此法已壞只從今法揚

問喪之五服皆有制不知飲食起居亦當終其制否曰合當盡其制但今人不能行然在人斟酌行之㝢

問喪禮不飲酒不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則

如之何曰與無服之親可也淳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役

賀孫

問居喪為尊長强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僩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仔細商

量　胡泳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話若將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　胡泳

喪三年不祭盖孝子居倚廬堊室只是思慕哭泣百事皆廢故不祭耳然亦疑當令宗人攝祭但無明文不

可考耳閎祖○以下喪廢祭

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事故併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先生曰然亦須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鋪排酒食儀物之類後主祭者去拜若是百日之内要祭或從伯叔兄弟之類有人可以行或問令人以孫行之如何曰亦得又曰朞大小功緦麻之類服令法上日子甚少便可以入家廟燒香拜揚

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横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今按此語非謂只可行三二分但既不得盡如古則喪祭亦皆當存古耳○廣

古人緦麻已廢祭祀恐今人行不得揚

問三年喪中得做祭文祭故舊否曰古人全不弔祭今不柰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韻揚

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于靈至慟賀孫

問練而祔是否曰此是殷禮而今人都從周禮若只此一件却行殷禮亦無意思若如陸子静說祔了便除去几筵則須練而祔若鄭氏說祔畢復移主出於寢則當如周制祔亦何害賀孫○以下祔

今不立昭穆即所謂祔于曽祖曽祖姑者無情理也德明

古人所以祔于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則

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使死者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是將來移上去其孫來居此位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西為上則將來祧其高祖了只趲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祔於祖今又難改他底若卒改他底將來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著改也神宗朝欲議立朝廷廟制當時張虎則以為祧廟祔廟只移一位陸農師則以為祔

廟祧廟皆移一匝如農師之說則是世為昭穆不定豈得如此文王却是穆武王却是昭如曰我穆考文王又曰我昭考武王又如左傳說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這十六國是文王之子文王是穆故其子曰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這四國是武王之子武王是昭故其子曰武之穆也則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得如陸氏之說陸氏禮象圖中多有杜撰處不知當時廟制後來如何不

行賀孫

祔新主而遷舊主亦合告祭舊主古書無所載兼不說遷於何所天子則有始祖之廟而藏之夾室大夫亦自有始祖之廟今皆無此更無頓處古人埋桑主於兩堦間蓋古者堦間人不甚行今則混雜亦難埋於此看來只得埋於墓所大戴禮說得遷祔一條又不分曉分一作可

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

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賀孫

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從月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為當看來而今喪禮須當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賀孫○以下禫

先是旦日吳兄不講禮先生問何故曰為祖母承重方在禫故不敢講賀禮或問為祖母承重有禫制否曰禮惟於父母與長子有禫賀孫録云却於祖母未聞今既承重則便與父母一般了當服禫廣○賀孫同

或問女子已嫁為父母禫否曰賀孫録云想是無此禮據禮云父在為母禫止是主男子而言廣○賀孫同

問今弔者用横烏如何曰此正與羔裘玄冠不以弔相反亦不知起於何時想見當官者既不欲易服去吊

人故杜撰成箇禮數若閒居時只當易服用涼衫○廣

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温公事曰温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為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為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絶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縁是親愛一

體因說金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兀朮犯中國虜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陛立制度者於是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難賀孫○君臨臣喪

其舊為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幌李先生以為不切而今禮文覺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始行得賀孫○飾棺

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留寒泉殯所受

弔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庵西向殯掘地深二尺闊三四尺內以火磚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哭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亡人荅拜蓋凡死子幼禮然也賀孫○以下殯

伯量問殯禮可行否曰此不用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以甎土圍之此可不可耶必不可矣數日見公說喪禮太繁絮禮不如此看說得人

都心悶須討箇活物事弄如弄活蛇相似方好公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其嘗說古者之禮今只是存他一箇大槩令勿散失使人知其意義要之必不可盡行如始喪一段必若欲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際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繁細委曲古者有相禮者所以導孝子為之若欲孝子一一盡依古禮必躬必親則必無哀戚之情矣況只依今世俗之禮亦未為失但使哀戚之情盡

耳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塈周必無周人之繁文委曲也又禮壙中用牲體之屬久之必潰爛却引蟲蟻非所以為亡者慮久遠也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禮文之意太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畧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有蟻子入去何況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已是厭周之文了又曰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此意皆可見使聖賢者作必不盡如古禮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為之也又如士相見禮鄉飲酒禮射禮之屬而今去那裏行只是當存他大槩使人不可不知方周之盛時禮文全體皆備所以不可有纎毫之差今世盡不見徒掇拾編緝於殘編斷簡之餘如何必欲盡倣古之禮得或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聖人又欲從周之文何也曰聖人之言固非一端蓋聖人生於周之世周之一代禮文皆備誠是整齊

聖人如何不從得只是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謂自為邦則從先進耳個

伯謨問某人家欲除服而未葬除之則䰟魄無所依不可祔廟曰不可如何不早葬葬何所費只是悠悠因語莆人葬只是於馬鬣上大可憂須是懸棺而葬可學

○以下葬

喪事都不用冥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世俗所用者一物揚

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當

堯卿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亡室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安卿云地道以右為尊恐男當居右曰祭以西為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義剛

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轎柩止用紫蓋盡去繁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濶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

居里刻誌以字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横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内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黄泥築之賀孫

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寢賀孫

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能容棺乃善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縁壙中

太濶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著脚手處此不可不知也又此間墳墓山脚低卸做盜易入　問墳與墓何別曰墓想是塋域墳即土封隆起者光武紀云為墳但取其稍高四邊能走水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法令一品已上墳得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守約云墳墓所以遭發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啓之蓋凡發掘者皆以葬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曰不然深葬有水嘗見輿化漳

泉間墳墓甚高問之則曰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興化漳泉淺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也

問槨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槨外槨内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

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盖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黄泥拌石灰實槨外如何曰不可黄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偏陷却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僩

風之為物無物不入因解巽為風今人棺木葬在地中少間

都吹喝了或吹翻了問今地上安一物雖烈風未必能吹動何故地如此堅厚却吹得動曰想得在地中蘊蓄欲發其力盛猛及出平地則其氣渙散矣或云恐無此理曰政和縣有一人家葬其親於其位葬了但時聞壙中響聲其家以為地之善故有此響久之家業漸替子孫貧窮以為地之不利遂發視之見棺木一邊擊觸皆損壞其所擊觸處正當壙前之籠壙今捲塼為之棺木所入之處也或云恐是水浸致然

曰非也若水浸則安能擊觸有聲不知此理如何闕

古人惟塚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塚上四角四箇以繫索下棺棺既下則埋於四角所謂豐碑是也或因而刻字於其上後人凡碑刻無不用之且於中間穴孔不知欲何用也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銳而上小薄形製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隸字蓋後人刻之也僩○碑

朱子語類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

禮七

祭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又錄云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雖是前

代已用物事到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賀孫〇以下天地之祭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賀孫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

謂用牲於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甞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為一又曰但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圜丘以禮天夏至奏樂于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之說餘皆無明文廣

天地本朝只是郊時合祭神宗甞南郊祭天矣未及次

年祭地而上仙元祐間嘗議分祭東坡議只合祭引
詩郊祀天地為證劉元城逐件駁之秋冬祈穀之類
亦是二祭而合言之東坡只是謂祖宗幾年合祭一
旦分之恐致禍其説甚無道理元城謂子由在政府
見其論無道理遂且罷議後張耒輩以衆説易當時
文字徽宗時分祭祀后土皇地示漢時謂之媼神漢
武明皇以南郊祭天為未足遂祭于泰山以北郊祭
地為未足遂祭于汾陰立一后土廟真宗亦皆即泰

山汾陰而祭焉先生曰分祭是揚

先生因泛説祭祀以社祭爲祀地諸儒云立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五峯有此説謂此即祭地之禮道夫録云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却説得好

周禮他處不説只宗伯以黄琮禮地注謂夏至地神在崑崙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注謂祀於北郊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八變則地示可得而禮矣他書亦無所考書云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然禮云諸侯社稷皆少牢此處或不可曉賀孫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木之

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極無義理木之

堯卿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木刻而為主某嘗辨之後來覺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為

主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又曰周禮亡國之神却用刑人為尸一部周禮却是看得天理爛熟也夔孫。以下社

程沙隨云古者以木為主今以石為主非古也方子

五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云是宇廊未必然門是門神

戶是戶神與中霤竈凡五古聖人為之祭祀亦必有其神如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有這祭便有這神不是聖人若有若亡見得一半便自恁地但不如後世門神便畫一箇神像如此賀孫○以下五祀

叔器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于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山邊喫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

川之義舜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曰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盈天地之間皆神若說五祀無神處是甚麽道理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主便祭得那天地若是其他人與他本不相關後祭箇甚麽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内底如楚昭王病後卜云河為祟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

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又問如殺孝婦天為之旱如何曰這自是他一人足以感動天地若祭祀則分與他不相關如何祭得又問人而今去燒香拜天之類恐也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禱箇甚麽一身之中凡所思慮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裏都是水某說人家還醮無意思一作最可笑豈有斟一盃酒盛兩

箇餅要享上帝且說有此理無此理某在南康祈雨每日去天慶觀燒香某說且謾去一作且慢今若有箇人不經州縣便去天子那裏下狀時你嫌他不嫌他你須捉來打不合越訴而今祈雨却如何不祭境内山川如何便去告上帝義剛

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問竈尸曰想是以庖人為之問祭竈之儀曰亦略如祭宗廟儀淳

問月令竈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竈在廟

門之東凡祭五祀皆設席於奥而設主奠俎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奥銖

因說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曰然可學

古者人有遠行者就路間祭所謂行神者用牲爲兩斷車過其中祭了却將喫謂之餞禮用兵時用犯軍法當死底人斬于路却兵過其中揚

祖道之祭是作一土堆置犬羊於其上祭畢而以車碾從上過象行者無險阻之患也如周禮犯軷是也此

是門外事門内又有行祭乃祀中之一也燾

祈雨之類亦是以誠感其氣如祈神佛之類亦是其所居山川之氣可感今之神佛所居皆是山川之勝而靈者雨亦近山者易至以多陰也揚

古人神位皆西坐東向故獻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向了釋奠時獻官猶西向拜不知是如何。以下祀先聖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嚳郊稷嚳東向稷南

向令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得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却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籩豆簠簋等陳於地當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反陳于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某人來問白鹿塑像某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像某處有列子廟却塑列子膝坐于地這必有古像行古禮須是

參用今來日用常禮庻或饗之如太祖祭用簠簋籩豆之外又設牙盤食用椀楪之類陳于牀這也有意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後來變元祐之政故此亦遂廢賀孫

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奠却乃陳簠簋籩豆於地是甚義理某幾番說要塑宣聖坐于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甚不可處每說與人都道差異不知如何某記在南

康欲于學中整頓宣聖不能得後説與交代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于地方始是禮寓

先聖冕服之制殊不同詹卿云袞冕畫龍於冐然則鷩冕之雉毳冕之宗彝皆畫于冐銖

釋奠據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顔孟配饗始亦分位于先聖左右後來方並坐于先聖之東

西嚮當時所降指揮今亦無處尋討必大

孔子居中顔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却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趲一位次序都亂了此言漳州未知他處如何又云其經歷諸處州縣學都無一箇合禮序賀孫

高宗御製七十二子賛曾見他處所附封爵姓名多用唐封官號本朝已經兩番加封如何恁地賀孫

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叩首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賀孫

釋奠散齋因云陳膚仲以書問釋奠之儀今學中儀乃禮院所班多參差不可用唐開元禮却好開寶禮只是全録開元禮易去帝號耳若政和五禮則甚錯今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差互仲弓反在上且如紹興中作七十二子賛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矣近甞申明之可學

因論程沙隨辨五禮新儀下丁釋奠之說而曰政和中編此書時多非其人所以差誤如此續已有指揮改

正唐開元禮既失煩縟新儀又多脫畧如親祠一項開元禮中自先說將升車執某物立車右到某處方說自車而降今新儀只載降車一節却無其先升車事前一段既如此載後凡親祠處段段皆然今行禮時又俱無北面升降之儀○必大

孟子配享乃荆公請之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嘗欲於雲谷左立先聖四賢配右立二程諸先生後不曾及在南康時嘗要入文字從祀

伯魚以漸去任不欲入文字理會事但封與劉淳叟以其為學官可以言之揚

在漳州日陳請釋奠禮儀到如今只恁地白休了子約為籍田令多少用意主張諸禮官都没理會了遂休坐客云想是從來不會理會得故怕理會曰東坡曾云今為禮官者皆是自牛背上拖將來今看來是如此因問張舅忠甫家須更别有禮書令還鄉日詢求之致道云今以時文取官下梢這般所在全理會不

得曰向時尚有開寳通禮科今其熟讀此書試時挑問後來又做出通禮如注釋一般如人要治此必須連此都記得如問云籩起於何時逐一說了後又反復論議一段如此亦自好漳州煞有文字皆不得寫如今朝廷頒行許多禮書如五禮新儀未是若是不識禮便做不識禮且只依本寫在也得又去杜撰將古人處改了是日因看薛直老行狀中有述其初為教官陳請改上丁釋奠事盖其見當時用下丁故請

改之舊看古禮中有一處注云春用二月上丁秋用八月下丁令忘記出處向亦欲檢問象先及漳州陳請釋奠儀欲乞委象先又思量渠不是要理會這般事人故已之賀孫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古有釋菜之禮約而可行遂檢五禮新儀令具其要者以呈先生終日董役夜歸即與諸生斟酌禮儀鷄鳴起平明往書院以廳事未備就講堂禮宣聖像居中兗國公顔氏郕侯

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並紙牌子濂溪周先生東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東二康節邵先生西二司馬温國文正公東三横渠張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東四從祀亦紙牌子並設於地祭儀别録祝文别録先生為獻官命賀孫為賛直卿居甫分奠叔蒙賛敬之掌儀堂狹地濶頗有失儀但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鄰曲長幼並來陪禮畢先生揖賓坐賔再起請先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坐中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

辭不獲諸生復請就講位說為學之要午飯後集衆賓飲至暮散賀孫

李丈問太廟堂室之制曰古制是不可曉禮說士堂後一架為室盖甚窄架即梁也天子便待加得五七架亦窄狹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室在堂後一間從堂内左角為戶而入西壁如今之墻上為龕太祖居之東向旁兩壁有牖羣昭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堂又不為神位

而爲人所行禮之地天子設黼扆於中受諸侯之朝淳○義剛録同○以下天子宗廟之祭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必大

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揚

問漢諸儒所議禮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問文定七廟之說如何曰便是文定好如此硬說如何恁地說得且如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後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

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一箇親廟了便是書難理會且如成王崩後十餘日此自是成服了然顧命却說麻冕黼裳彤裳之屬如此便是脫了那麻衣更來著色衣文定便說道是攝行踐阼之禮其道政事便可攝而行阼豈可攝而踐如今恁地硬說且如元年他便硬道不要年號而今有年號人尚去指改契書之屬若更無後當如何又問志壹則動氣是先天而天弗違氣壹則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他是

說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安知是作起獲麟與文成致麟但其意恐不恁地這似乎不祥若是一箇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揜采因言馬子莊道袁州曾有一麟胡叔器云但是古老相傳舊日開江有一白駒先生曰馬說是二十年間事若白駒等說是起於禹如顏師古注啓母石之說政如此近時廣德軍張大王分明是倣這一說義剛

廟商七世周亦七世前漢初立三宗後王莽并後漢末

又多加了宗字又一齊亂了唐十二廟本朝則韓持國本退之禘祫說祀僖祖又欲止起于太祖其議紛紛合起僖祖典禮都只將人情處了無一人斷之以公自合只自僖祖起後世德薄者祧之周廟文王在豐武王又在一處自合只同一處方是不知如何周廟后稷文武高曾祖考七廟　揚

今之廟制出於漢明帝歷代相承不改神宗嘗欲更張今見於陸農師集中史却不載　可學

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每廟一處或共一堂各為位也曰古廟則自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帝廟文帝顧成之廟猶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祔于光武廟其後遂以為例至唐太廟及羣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為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制亦然德明

鄧子禮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賀孫

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於太廟太廟便是羣祧之主皆在其中義剛

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于文之廟武為昭

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時舉

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廟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首廟至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武王為昭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闕

尭卿問髙為穆之義曰新死之主新祔便在昭這一排

且如諸侯五廟一是太祖便居中二昭二穆相對今新死者祔則髙過穆這一排對空坐禰在昭一排亦對空坐以某意推之當是如此但禮經難考今若看得一兩般書猶自得若看上三四般去便無討頭處如孟子當時自無可尋處了今看孟子考禮亦踈理會古制亦不甚得他只是大槩說且如說井田後舉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似這般證驗也不大故切安卿問孟子

何故不甚與古合曰他只是據自家發放做相那箇時勢做又問鄭康成注王制以為諸侯封國與周禮小大不同蓋王制是說夏商以前之制如何曰其便是不甚信此說恐不解有此理且如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自不敢十分信了且如一家有五十畝田忽然說我要添與你作七十畝則要多少心力蓋人家各為定業東阡西陌已自定了這五十畝中有溝洫有廬舍而今忽

然變更又著分疆界制溝洫毀廬舍東邊住底移過西邊這裏住底遷過那裏一家添得二十畝田却勞動多少語至此大聲云恁地天下騷然不寧把幾多心力去做據某看來自古皆是百畝不解得恁地要而今解時只得就他下面説放那裏淳録云向解孟子且隨文如此

解若理會著實行時大不如此義剛問井田今使一家得百畝而民生生無已後來者當如何給之先生笑曰今且據見在人數給如封建夏商以前只是百

里到周方是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恁地却取四國地來方添成一國那四國又要恁地却何處討那地來安卿曰或言夏商只有三千里周時乃是七千里曰便是亂說且當時在在是國自王畿至要荒皆然今若要封得較大似夏商時便著每國皆添地却於何處頓放此須是武王有縮地脈法始得恁地時便煞改徙著許多國元在這裏底今又著徙去那裏宗

廟社稷皆著改易如此天下騷然他人各有定分土地便肯舍著從別處去討君舉說封疆方五百里只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四百里者徑百里三百里者徑七十五里一百里者只五十里如此看時尚似相合若是諸男之地方百里時以此法推之則止二十五里如此却只是一箇耆長某便道他說只是謾人他向來進此書甚為得意淳錄云自竒其說與王制等合某嘗作一篇文以闢之遂項破其說且當時說侯六

百九淳錄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如此則所封大國自少若是只皆百里而止便是一千里地只將三十同來封了那七十同却空放那裏却綿亘數百里皆無國又問三分去一之說如何曰便是不是他們只是不曉事解不行後便胡說且如川中有六七百里中置數州者那裏地平坦寸寸是地如這一路𦋺嘗登雲谷望之㕎㕎皆山其中間有些子罅隙中黄白底方是田㤼地却

如何去淳録云盖百分之二又如何三分去一　註疏多是如此有時到那解不行處便說從別處去義剛問先生向時說齊魯始封時皆七百里然孟子却說只是百里曰便是不如此令只據齊地是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于無棣魯地是跨許宋之境是有五七百里潤時勢也是著恁地且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只有千八百國便是相并吞後那國都大了你却要只將百里地封他教他入那大國罅中

去武王不柰何只得就封他當時也自無那閒地緣是滅了許多國如孟子説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便是許多空地來封許多功臣同姓之屬孟子謂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齊先是爽鳩氏居之後又是蒱氏居之如書所謂蒱氏徙于齊這便見得當時諸侯有過便削其地方始得那地來封後來底若不恁地時那太公周公也自無安頓處你若不恁地後要去取斂那地來封我功臣與

同姓時他便敢起兵如漢晁錯時樣子且如孟子當時也自理會那古制不甚得如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然而軻也甞聞其略也恁地便是不曾知得子細他當時說諸國許多事也只是大槩說如此雖說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及滕文公恁地時又却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元不曾說道便可王以齊王猶反手也便是也要那國大底方做得小底也奈何不得而今且說道將百里地與你教

你行王政看你做從何處起便是其道古時聖賢易做後世聖賢難做古時只是順那自然做將去而今大故費手淳録此下云漢高祖與項羽紛争五年之間可謂甚窘欲殺他不能欲住又不得費多少心力想不似當初做亭長時較快活良久問諸生曰當劉項恁地紛争時設使堯舜湯武居其時當如何是戰好是不戰好安卿曰湯武是仁義素孚於民人自然歸服不待戰曰他而今不待你素孚秦當時收盡天下尺地一民皆為已有你仁義

如何地得素孚淳錄云何處計地來行仁政如何得素孚于民如高祖之徒皆是起于田里若使湯武居之當如何地勝得秦安卿曰以至仁伐至不仁以至義伐至不義自是勝曰固是如此如秦可謂不仁不義當時所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也是做這意思做但當時諸侯入關皆被那章邯連併敗了及高祖入去緣路敎無得虜掠如此之屬也是恁地做了然他入去後又尚要設許多詭計誘那秦將之屬後方入得設使湯武居之還是

恁地做不恁地做今且做秦是不仁不義可以勝那項籍出來紛爭許多時却如何對他還是與他廝殺若不與廝殺便被他殺了若與他廝殺時還是不殺人歷當此時是天理是人欲恁地看來是未有箇道理湯武在那時也須著百端去思量與他區處但而今看來也未有箇道理胡叔器問太公呂后當時若被項羽殺了如何曰不特此一事當時皆是如此便是大費調護徐顧林擇之云項羽恁地麄暴當時捉

得太公如何不殺了擇之曰羽也有斟酌他怕殺了反重其怨曰便是項羽也有商量高祖也知他必不殺故放得心下項羽也是圖量了高祖故不敢殺若是高祖軟弱當時若敵他不過時他從頭殺來是定義剛曰孔明誘奪劉璋地也似不義或者因言渠雖學伯道所以後將申商之說教劉禪曰便是適間說後世聖賢難做動著便是恁地粘手惹脚次日言其夜來思量那高祖其初入關後恁地鎮撫那人民及

到灞上又不入秦府庫取財貨美女之屬皆是後來被項羽王他巴蜀漢中他也入去這箇也是未幾却出來定三秦已自侵占別人田地了但是那三降王不足以王秦却也是定若是奪得那關中便也好住便且關了關門守得那裏面底也得又不肯休又去尋得弒義帝說話出來這箇尋得也是若湯武也不肯放過但既尋得這箇說話便只依傍這箇做便是却又率五諸侯合得五十六萬兵走去彭城日日去

喫酒取那美人更不理會却被項羽來殺得狼當走湯武便不肯恁地自此後名義壞盡了從此去便只是胡做胡殺了文定謂惜乎假之未久而遽歸者此也這若把與湯武做時須做得好定是不肯恁地義剛問高祖因閉關後引得項羽怒若不閉時却如何先生笑曰只是見他頭勢來得惡後且權時關閉著看他如何地義剛○淳録少異作數條

禮宗廟只是一君一嫡后自錢惟演佞仁祖遂以一嫡

同再立后更以仁祖所生后配後遂以為例而禮亂矣臣民禮亦只是一嫡配再正娶者亦尚可婢而生子者婢之子主祭只祭嫡正其所生當别祭揚

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屋今士人如何要行得賀孫○以下主

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内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墻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疏數不同

廟向南坐皆東嚮自天子以至于士皆然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自廳側直東入其所反轉面西入廟中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向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邉乃是奥處也揚

唐大臣長安立廟後世子孫必其官至大臣乃得祭其廟此其法不善也只假一不理選限官與其子孫令祭其廟為是揚

唐大臣皆立廟於京師本朝惟文潞公法唐杜佑制立

一廟在西京雖如韓司馬家亦不曾立廟杜佑廟祖宗時尚在長安揚

問家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問大成殿又却在學之西莫是尊右之義否曰未知初意如何本朝因仍舊制反更率略較之唐制尤没理會唐制尤有近古處猶有條理可觀且如古者王畿之内髣髴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圍便是宫殿前圍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為

前朝後中圍為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為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圍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放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候鋪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振城坊市門皆啟姦盜自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

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賊乘暗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措置得好官街邊都無閒雜賣買汙穢雜揉故杜詩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　賀孫

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力不能辦古之家廟甚濶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

位如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為上祫祭考妣之位如何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以西方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説則欲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于體為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吕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傳注中之一二執以為是斷不可回耳人傑

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

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揚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揚

問祧主當遷何地曰便是這事難處漢唐人多瘞于兩階之間然今人家廟亦無所謂兩階者兩階之間以其人跡不踏取其潔耳問各以昭穆瘞于祖宗之墳

如何曰唐人亦有瘞于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又有太遠者恐難用耳頃在朝因僖祖之祧與諸公争辨幾至喧忿後來因是去國不然亦必為人論逐當時全不曾商議只見劉智夫（崇之時為太常卿）來言欲祧僖祖其問欲祧之何所劉曰正未有以處因此方詔集議其論卒不合後來竟為別廟于太廟之側奉僖祖宣祖祧主藏之於別廟不如祫禘時如何這都行不得若禘祫太祖之廟不成教祖宗來就子孫之廟若移太

祖之主合禘於別廟則太祖復不得正東向之位都行不得治平間曾如此祧了及至熙寧章衡上疏論僖祖不當祧想其論是主王介甫然其論甚正介甫嘗上疏云皇家僖祖正如商周之稷契皆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今替其祀而使下祔於子孫之夾室非所謂事亡如事存事死如事生而順祖宗之孝心也此論甚正後來復僖祖之廟其當時之論正用介甫之意其謂僖祖當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如周之后

稷而太祖太宗則比周之文武有何不可而趙丞相一向不從當時如樓大防陳君舉謝深甫力主其說而彭子壽孫從之之徒又從而和之或云太祖取天下何與僖祖事某應之曰諸公身自取富貴致位通顯然則何用封贈父祖邪又許及之上䟽云太祖皇帝開基而不得正東向之位雖三尺童子亦為之不平其鄙陋如此後來集議某度議必不合遂不曾與議却上一䟽論其事趙丞相又執之不下某數問之

亦不從後來歸家亦數寫書去問之何故不降出亦不從後已南遷而事定矣僖祖翼祖順祖宣祖中間甞祧去翼祖所以不諱敬字得幾時及蔡京建立九廟遂復取還翼祖以足九廟之數後來渡江翼祖順祖廟已祧去若論廟數則自祧僖祖之外由宣祖以至孝廟方成九數乃併宣祖而祧之某甞聞其人云快便難逢不如祧了且得一件事了其不恭敬如此某為之駭然。○以下祧

問祧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于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于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横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于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廟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亦有此意今略放而行之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祧以何時曰妣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宗伯注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注亦然○義剛

胡兄問祧主置何處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自天子至于士庶皆然今士庶之家不敢僭立始祖之廟故祧主無安頓處只得如伊川說埋於兩階之間而已某家廟中亦如此兩階之間人跡不到取其潔爾今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階但擇浄處埋之可也思之不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箇始祖廟所以難處只得如此僩

問祧主諸侯於祫祭時祧今士人家無祫祭只於四時

祭祧仍用祝詞告之可否曰𩀱地祧又不是也古者適士二廟廟是箇大臺特牲饋食禮有宗祝等許多官屬祭祀時禮數大今士人家無廟亦無許大禮數

淳

春秋時宗法未亡如滕文公云吾宗國魯先君蓋滕文之昭也文王之子武王旣為天子以次則周公為長故滕謂魯為宗國又如左氏傳載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如三桓之後公父文伯公鉏公為之類乃季氏

之小宗南宮适之類孟氏之小宗今宗室中多帶皇兄皇叔皇伯等冠于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本朝王定國嘗言之欲令稱某王孫或曾孫或幾世孫有如越王派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則族屬易識且無戚君之嫌亦自好後來定國得罪反以此論為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名諱重疊字號都窮了更無安排處楊子直嘗欲用季宗趙丞相以為季是叔季意不好遂不用賀孫○以下宗法

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本朝哲廟上仙哲廟弟有申王次端王次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章厚欲立簡王是時向后猶在乃曰老身無子諸王皆云云當以次立申王目眇不足以視天下乃立端王是為徽宗章厚殊不知禮意同母弟便須皆是適子方可言既皆庶子安得不依次第今臣庶家要立宗

也難只是宗室與襲封孔氏枈氏當立宗今孔氏枈氏襲封只是兄死弟繼只如而今門長一般大不是又曰今要立宗亦只在人有甚難處只是而今時節更做事不得奈何奈何如伊川當時要勿封孔氏要將朝廷所賜田五百頃一處給作一奉聖卿而呂原明便以為不可不知如何漢世諸王無子國除不是都無子只是無適子便除其國不知是如何恐只是漢世不柰諸侯王何幸因他如此便除了國賀孫

余正甫前日堅說一國一宗某云一家有大宗有小宗如何一國却一人渠髙聲抗爭某檢本與之看方得口合 賀孫

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髙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髙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㛹則別處後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 揚

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 揚

呂與叔謂合族當立一空堂逐宗逐番祭亦杜撰也揚

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没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揚

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别立廟揚

古者宗法有南宫北宫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

問陸子静家有百餘人喫飯曰近得他書已自别架屋便也是許多人無頓著處又曰見宋子蜚説廣西

賀州有一人家共一大門門裏有兩廊皆是子房如學舍僧房每私房有人客來則自辦飲食引上大廳請尊長伴五盞後却回私房别置酒恁地却有宗子意亦是異爨見說其族甚大又曰陸子静始初理會家法亦齊整諸父自做一處喫飯諸母自做一處喫飯諸子自做一處諸婦自做一處諸孫自做一處孫婦自做一處卑幼自做一處或問父子須異食否曰須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畢然後可退而食問事母

亦須然否曰須如此問有飲宴何如曰這須同處如大饗君臣亦同坐賀孫

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為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朴陋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文蔚錄云是上古朴野之俗先王制禮是去不盡者相承用之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朴陋之禮已去不可復用去之方為禮而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愚矣杜佑之說

如此今蠻夷猺洞中有尸之遺意每遇祭祀鬼神時必請鄉之魁梧姿美者為尸而一鄉之人相率以拜祭為之尸者語話醉飽每遇歲時為尸者必連日醉飽此皆古之遺意嘗見崇安余宰邵武人説他之鄉里有一村名密溪去邵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家事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謂中王者每歲以序輪一家之長一人為中王周而復始凡祭祀祈禱必請中王坐而祠之歲終則一鄉之父老合樂置酒請新舊

中王者講交代之禮此人既為中王則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略不敢為非以副一村祈向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於中王以不善為中王之所致此等意思皆古之遺聞近來數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朴陋也陳丈云葢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殽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臨乃歆饗其飲食也若立之尸則為尸者既已享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

此却爲不誠矣曰此此所以爲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想象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誠蓋爲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來格況既是他親子孫則其來格也益速矣因言今世鬼神之附著生人而説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于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

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著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冢人為尸亦是此意子蒙○以下尸

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歆享杜佑說古人質樸立尸為非禮今蠻夷中猶有用尸者

李堯卿問今祭欲用尸如何曰古者男女皆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這箇也嶢崎古者君迎尸在廟門之外則全臣子之禮在廟門之内

則君拜之杜佑說上古時中國但與夷狄一般後出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葢今蠻洞中猶有此但擇美丈夫為之不問族類事見杜佑所作理道要訣末篇義剛

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義剛

或問古人祫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皆一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

猶如此每獻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了

問設尸法如何曰每一神位是一尸但不知設尸時主頓在何處祭時尸自食其物若獻罷則尸復勸主人而凡行禮等人與祭事者皆得食當初獻時尚自齊整至三獻後人皆醉了想見勞攘先生說至此笑曰便是古人之禮也不可曉所以夫子說禘自既灌則

不欲觀想只是灌時有些誠意且如祭祖自始祖外皆旅酬如此自是不解嚴肅如大夫雖無灌禮然亦只是其初祭時齊整後面自勞攘今按此條亦為後世言之耳若是古人祭祀自始至終一于誠敬無不嚴肅讀者不可泥也○義剛

或問妣有尸否曰一處說無尸又有一處說有男尸有女尸亦不知廢於甚時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廣

男用男尸女用女尸隨祖先數目列祭若其家止有一

人全無骨肉子孫之類又不知如何程先生言古人之用尸也質意謂今不用亦得揚

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銖

問山川之尸曰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義剛

問祭五祀皆有尸祀竈則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冢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問尸之坐立曰夏立尸商坐尸周旅

酬六尸后稷之尸不旅酬問祭妣之尸曰婦人不立尸却有明文又曰古者以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則出以衣尸如后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儒用

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士人家用牌子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温公用大板子今但依程氏主式而勿陷其中可也淳○以下主式

伊川木主制度其剡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

乎具有制禮作樂之具也方

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消做二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賀孫

問庶人家亦可用主否曰用亦不妨且如今人未仕只用牌子到仕後不中換了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又問祧主當如何曰當埋之於墓其餘祭儀諸家祭禮已備具矣如欲行之可自仔細考過

堯卿問士牌子式曰晉人制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

亦太大不如只依程主外式然其題則不能如陷中之多矣義剛

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温公所製牌濶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荀勗禮乃是云濶四寸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八分為一句義剛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闕之辭府君如

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為家府義剛淳同

古人祭禮次喪禮葢謂從那始作重時重用木司馬儀用帛便做那祭底道理來後來人却移祭禮在喪之前不曉這箇意思植○以下論家祭

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為重為主節次奠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穉或在他鄉不得盡其萃聚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萃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義剛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羮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若温公書儀所説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在如何要行得據某看來苟有作者興禮樂必有簡而易行之理賀孫

今之冠昏禮易行喪祭禮繁多所以難行使聖人復出亦必理會教簡要易行今之祭禮豈得是古人禮唐世三獻官隨獻各自飲福受胙至本朝便都只三獻

後方始飲福受胙也是覺見繁了故如此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却幾處如今人飲食如何得恁地多横渠說墓祭非古又自撰墓祭禮即是周禮上自有了賀孫

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祝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賛衆賔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李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

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温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閑辭多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淳○李丈問祭儀更有修改否曰大槩只是温公儀無修改處

楊通老問祭禮曰極難且如温公所定者亦自費錢温公祭儀庶羞麪食米食共十五品今須得一簡省之

法方可璘

問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温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廣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于卜日也過

家祭須致齊當官者只得在告一日若沿檄他出令以次人代祭可也必大

遇大時節請祖先祭於堂或廳上坐次亦如在廟時排定祔祭旁親者右丈夫左婦女坐以就裏為大凡祔於此者不從昭穆了只以男女左右大小分排在廟却各從昭穆祔揚

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正排看正面不曾對排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

弟嫂嫂無人主祭而我為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於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祖母之傍

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伊川云只是以義起也 揚

古人祭祀只是席地今祭祀時須一椅一卓木主置椅上如一泒排不足只相對坐亦得然對其前不得拜謂所在窄了須逐位取出酒就外酹 揚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或主婦庶子弟終獻或嫡孫

執祭人排列皆從溫公禮韓魏公禮不同揚賀孫錄云未有主婦則弟為亞獻弟婦得為終獻

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揚

問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如何曰溫公祭禮甚大今亦只是薦然古人薦用首月祭用仲月朝廷却用首月揚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於

廟揚

温公書儀以香代爇蕭楊子直不用以為香只是佛家

用之義剛

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然温公儀降神

一節亦似僭禮大夫無灌獻亦無爇蕭灌獻爇蕭乃

天子諸侯禮爇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

為焚香可當爇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

供養神明非褻蕭之比也義剛

飲福受胙即尸酢主人之事無尸者則有陰厭陽厭旅酬從下面勸上下至直罍洗者皆得與獻酬之數方子

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夫婦同牢而食文蔚

夫祭妻亦當拜義剛

先生每祭不燒紙亦不曾用帛

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椅桌嚴

戒辨次日侵晨已行事畢過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瘞幣人家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是以尋常焚真衣之類為是便不當只焚真衣著事事做去焚但無意義只是焚黄若本無官方贈初品及贈到改服色處尋常人家做去焚然亦無義耳當

或問祖宗非士人而子孫欲變其家風以禮祭之祖宗不曉却如何曰如何議論得恁地差異公曉得不曉

得淳錄云公曉得祖先便曉得○義剛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别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滚做一處祭不得要好當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

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某後來更討得幾家要入未得如今要知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做箇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賀孫○以下主祭

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是時因思古人有八十歲躬祭事拜跪如禮者常自期以為年至此時當亦能如此在禮雖有七十曰老而傳則祭祀不

預之說然亦自期儻年至此必不敢不自親其事然自去年來跪拜已難至冬間益艱辛今年春間僅能立得住遂使人代拜今立亦不得了然七八十而不衰非特古人今人亦多有之不知某安得如此衰也僩

問支子不祭曰不當祭問横渠有季父之喪三廢時祀却令竹監弟為之緣竹監在官無持喪之專如此則支子亦祭曰這便是横渠有礙處只得不祭因說古

人持喪端的是持喪如不食粥淳

問士祭服曰應舉者用襴衫幞頭不應舉者用皂衫幞頭問皂衫帽子如何曰亦可然亦只當涼衫中間朝廷一番行冠帶後却自朝官先廢了崇觀間莆人朱給事子入京父令過錢塘謁故人某大卿初見以衫帽及宴亦衫帽用大樂酒一行樂一作主人先酾遂兩手捧盞側勸客客亦酾主人捧盞不移義剛録云依舊側盞不移至樂罷而後下及五盞歇坐請解衫帶著背子不脱

帽以終席來歸語其父父曰我所以令汝謁見者欲汝觀前輩禮儀也此亦可見前輩風俗今士大夫殊無有衫帽者嘗有某人作郡作衫帽之禮監司不喜以他故按之淳○義剛同士祭服

叔器問士庶當祭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其禮甚多今於禮制大段虧缺而士庶皆無廟但溫公禮祭三代伊川祭自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煞缺祭四代亦無害義剛問東坡小宗之說如何曰

便是祭四代蓋自已成一代說起仲蔚問鄭表啜不知為何神曰卻不曾子細考東坡以為猶如戲又問中霤是何處曰上世人居土屋中間開一天窻此便是中霤後人易為屋不忘古制相承亦有中霤之名今之中霤但當於室中祭之張以道問蜡便是臘否曰模樣臘自是臘蜡自是蜡義剛曰臘之名至秦方有義剛○以下論士祭世數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

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文蔚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室為之文蔚

問祭禮曰古禮難行且依溫公擇其可行者行之祭土地只用韓公所編祇一位祭祖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論古者祇祭考妣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

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
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驤
問遺書云尋常祭及高祖曰天子則以周人言上有太
祖二祧大夫則干祫及其高祖可學
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
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
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於天子得祭其高祖
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

高祖只是有疏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為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義剛○以下祭始祖先祖

余正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

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卿不由天子都没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時如詩裏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却不知古者世禄不世官之說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已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周公這般所在自曉未得賀孫

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

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已身以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 淳

李問至日始祖之祭初獻事曰家中尋常只作一番安排想古人也不恁地却有三奠酒或有脯醢之屬因三奠中進遂問始祖是隨一姓有一始祖或只是一始祖曰此事亦不可得而見想開闢之時只是生一箇人出來 淳 寓

用之問先生祭禮立春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祫祭須是逐位祭曰某只是依伊川說伊川禮更略

伊川所定不是成書溫公儀却是做成了賀孫

伊川時祭止于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茍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道夫

問祭先祖用一分如何曰只是一氣若影堂中各有牌

子則不可可學

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享葢古者只是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並配後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得為正故唐會要中載顔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必大以下配祭

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定矣故繼室於正室不可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聘同正室也祭於别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祀之人

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横渠考得較仔細伯羽

居父問祖妣配祭之禮先生檢古今祭禮唐元和一段示之賀孫

妣者媲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畧有别祢○祭生母

無後之祭伊川説在古今家祭禮中閎祖○以下祭無後者

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

廂其家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義剛

李守約問祭殤幾代而止曰禮經無所見只程氏遺書一段說此亦是以義起義剛○祭殤

一之問長兄死有義嫂無子不持服歸父母未幾亦死于父母家嫂已去而無義亦不祀其嫂之主又有次兄年少未娶而死欲以二兄之主同為一櫝如何曰兄在日不去嫂兄死後嫂雖歸父母家又不嫁未得

為絶不祀亦無謂若然是弟自去其嫂也凡弟亦何必同櫝乎淳〇以下雜論

堯卿問判婦有所生母在家間養百歲後只歸祔於外家之塋如何曰亦可又問神主歸於婦家則婦家凌替仍祀於家之别室如何曰不便北人風俗如此上谷郡人謂伊川曰今日為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祀矣是亦祀於外家也然無禮經義剛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道得好謂

時節祠殺於正祭其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月之饌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午日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心安乎淳○義剛同○以下俗祭

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童蜚卿 僩

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淳

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夕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餕李丈問曰夜來之祭飲

福受胙否曰亦不講此婺源俗家必方切大塊首蹄肝肺心腸肚尾脊等每件逐位皆均有亦炙肉及以魚佐之云是日甚忌有器皿之設○淳

先生以歲前二十六夜祭先云是家間從來如此這又不是新安舊俗某嘗在新安見祭享又不同只都安排了大男小女都不敢近夜亦不舉燭只黑地主祭一人自去燒香禱祝了祭饌不徹閉戶以待來早方徹其祭不止一日從二十六日連日只祭去大綱如今俗所謂喚福賀孫

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先生有五祀之祭否曰不祭因說五祀皆設主而後迎尸其詳見月令注與宗廟一般遂舉先生語解中王孫賈一段先生曰當初因讀月令注方知王孫賈所問與竈之說淳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冢人為尸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闕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隨俗為之淳○以下墓祭

問墓祭有儀否曰也無儀大槩畧如家祭闕

祭但是拜掃而已林擇之云唐有墓祭闕得

在曰却不曾考或問墓祭祭后土否曰就墓上爲位

而祭義剛〇淳少異

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

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

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

主社也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

古陶爲宫室其當中處上爲一竅以通明名之曰中

霤及中古有宫室亦以室之中央為中霤存古之舊示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義剛同

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賀孫○以下忌祭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某自有吊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廣

忌日須用墨衣墨冠横渠却視祖先遠近為等差墨布帽墨布繒衣銖

先生母夫人忌日著縿墨布衫其中亦然友仁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友仁

忌日祭只祭一位熹

過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闕　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闕

遠諱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闕　家固闕

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闕

日晚到閤下尚裹白巾未除因答問者云

夫之計過

先生為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賀孫

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棹炷香可否曰這須是細處古人也不曾説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妨燾○同元德記

朱子語類卷九十